

勢須先擊利慧風，一驚之下，硬生生的收住禪杖，喝道：「你待怎樣？」張翠山道：「我要仔仔細細的聽一聽，聽他將怎生見到我殺害銀局中人。」

慧風眼見張翠山欺近自己身畔相距不過兩尺，他只得手中兵刃一動，自己已立時喪命，雖有兩位師伯奇勇，却也相救不及，但心中憤懣，竟還是隱隱不懼說道：「圓心師叔在江北接卸都大館都師兄求救告急的書信，當即派慧通，慧光兩位師兄星夜路程赴援，他又傳來號令命弟子帶同三名師弟，趕來傳門銀局，我們一齊趕局，慧光師兄就說今夜恐有細敵回城，

金我四人埋伏在東邊偏牆之下應敵，又說小心中別中了敵人的調虎離山之計，不可隨便走動。」圓智道：「後來怎樣，再說下去。」圓慧道：「天黑之後既久，便聽得慧通師兄呼叱喝罵，與人在後牆動手，接着他一變慘呼，以半身受重傷。

我忙奔到後牆上看，只見他……」

慧光強忍的惡淚，「他說到這裏，霍地站起，伸着手指，直點到張翠山的鼻尖上，跟着道：「我們親眼見你一把把慧光師兄推倒牆上，將他摔死，便自知孤身不敵你這惡賊的故手，便伏在窗上，只見你直奔奔院故人，被着八個銀局的人捉去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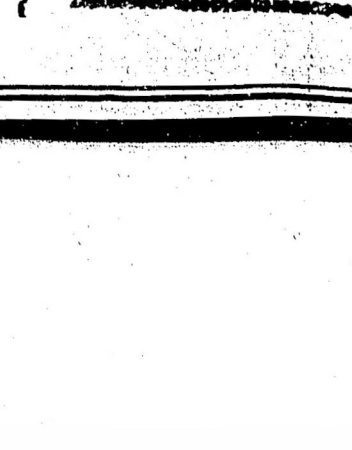
出來，你跟踪追到，伸指一點點，直至銀局中滿門老小給你殺得清光，你才驕驕而去，」

張翠山一動不動的站住，慧風講得口沫橫飛，許多水珠都濺到他臉上，他既不閃避，也不出手，只冷冷的道：「後來怎樣？」慧風憤然道：「後來麼？後來我回手束縛，和三位師弟一商量，都覺你武功太強，我四人敵你不過，只有，銀局中等三位師伯到來，再請示下，那時等不了多久，你這狠心狗肺的惡賊居然破門而入，這次却是指名道姓的找都總練頭來着，我四人明知是送死，却也要跟你一拼，我大着胆子問你姓名，你不是自稱名號，叫做一銀局鐵騎張翠山——麼？我當時還不能相信，只道你名列「武當七俠」，不該做出這等殺人不管眼的邪惡勾當來，但你自露兵刃，那難道是假的麼？」張翠山道：「

務部，專為僑胞
 竭誠服務僑胞，
 港九均設有分行，
 歡迎函詢妥辦。
 香港
 皇后大道中一一〇至一一四號

[illegible]

100



[The page contains faint horizontal lines and scattered noise marks.]

100